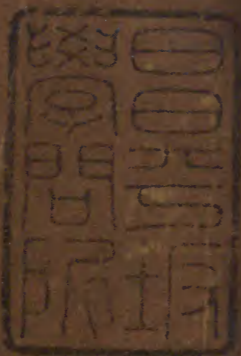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八至十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4)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八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淺草文庫

禮有不孝者三第八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

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朱子曰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

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引此概言不孝有此三者下卽三者分解之

孟子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朱子曰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朱子曰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

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曲爲承順以得其親之悅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有以論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悅親易順親難上下和睦宇宙無怨之矩也豈渺焉已乎○委曲承奉以爲順者順親之意也諭親於道爲順親者順親於理也順親於理子心一親心也親心一

子心也理所可從子以為然親亦然之也理所不在子與親皆不以為然也斯之謂合而未始有違也是人之所難也○悅親者孝也徒悅於親不論親於道親之不義子之阿意曲從者陷之也知孝矣而不知所以孝可乎然則為人子者思貽父母令名安可陷親於不義乎

禮

曲禮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號

平聲

呂氏曰君臣義合也父子天合也君臣其合也與

父子同其不合也去之與父子異也

禮

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

音悅復扶又反

疏曰熟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此諭親於道之變也諫而隱曲而苦積誠以喻之幾微俟之者久久則未有不悟者也

春秋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音灼齊地

胡氏曰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徃乎夫人之徃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宋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喜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何如及王卽位首召入經筵當是時若嚮用旣專不爲小人所沮則其所進說者奚止如龜年所指而惜乎寧宗不能用也

春秋莊公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

胡氏曰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
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
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春秋莊公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氏曰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馳刺襄公無禮
義盛其車服疾馳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
一章載馳薄薄簞第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二
章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其三
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翩翩彭

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
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
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
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
之意也

春秋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春秋莊公八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胡氏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
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

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春秋莊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氏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

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家語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僕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講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楮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內讀爲納

或問處親之變當如之何曰曲以將之莫名其志無激親怒此不可以言傳也曰親不好諛如之何曰曲而非曲以行其直是乃善術也子不聞夫虞舜乎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曲以全其直也不又聞夫曾子乎斷瓜偶事耳大杖不避仆地幾斃知直矣而未聞夫孝也夫子教以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不使委身待暴怒以陷親不義且示之曰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斯教

以純孝之道也自是遂得與於孝矣閔子騫亦得聞斯義也而卒爲孝子

孝經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耿氏曰此又因曾子之問以明孝之大也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統包前章而言禮事親有隱無犯曾子平日以從命爲孝故發此問而孔子重言是何言與以警其非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爭與諍同離去聲

耿氏曰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其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於不義要之七人五人三人

止約畧言之非謂置諫臣止有此數也

慈愛恭敬安親揚名者所以順其常諫諍父母之前不使陷親不義者所以規於道順其常者父子之禮也規於道者父子之義也此際惟在人子積誠感動善爲開陳而已千古幾諫之法是何等委曲何等苦心爲人子而不明此義未免有責善則離之失矣猶弗孝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耿氏曰故承上而言父子天性不忍陷於不義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必使從而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因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而言也

事之無大害於義者諫而不從始徐以俟其悟若有大害於義者反覆以諫三諫不聽則號泣隨之矣此用情之緩急在爲人子者隨其事之

大小而辨之也然非有精義之功不能識義與不義之辨○父母有過子不爲之爭惟阿意曲從焉阿意曲從豈先意承志者比乎先意承志善於體親心者也阿意曲從者蓋陷親於不義也陷親於不義以之事君未有不引君於非道者是鄙夫之行也鄙夫其可事君也與哉忠孝無二理矣
自天下大悅至此引言以明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之爲不孝也

孟子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

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朱子曰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親生之親成之彊力待用者身也往而不返者親也親老矣力不能養憂是以集也負米與悲曷若願養罔缺乎鷄黍逮親君子能無念焉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朱子曰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朱子曰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養不可缺貧不可去去貧以為養失養也親不可留祿不可苟苟祿以奉親辱親也為貧而仕孝思存焉仕而或辱孝道虧焉此之不可不致審也○貧者人之常有親焉則審之矣老者歲之迫於親焉則傷之矣不為祿仕其可乎度時而處量力而進不敢一日而忘吾親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朱子曰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

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
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爲貧而仕爲祿也實爲親也不貽親以令名是
感之也養何有焉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取其職
之易稱也稱其職則可食君之祿不稱其職雖
食君祿滋愧焉爾矣委吏乘田孔子爲之者盡
其職而無愧也職弗盡焉何以爲孔子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朝

音

朱子曰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耻
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
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
者必欲以行道

呂榮公希哲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
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
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觀此
則知親欲養而官守亦宜盡也苟存一覬覦之
心涉於求薦揚也者皆非孝也○今之奔競仕

途者夤緣無所不至自村塾讀書時已用心於
 華廡之地苟博一第或微俸而得不堪道其科
 第之所由來而已則驕矜之色凌傲萬物凡一
 切非道非義之事無弗為之矣及居官臨民不
 守官箴行止無狀剝民無極徃徃以非分之所
 獲者轉而奉之於父母曰以盡吾一日之孝養
 也父母更不審其物所從來惟以百具之致於
 我者為賢子豈知其虧體辱親而為敗類也乎
 如此以為祿養養乎否乎有道君子知鄙而不

屑為之矣

漢章帝紀元和元年冬十一月鑑廬江毛義東平鄭

均廬江縣名屬廬州府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

奉慕義名徃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

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

辟皆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徵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

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

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

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蔡氏曰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為祿使者也喜乎為親則獲升斗以致養於子心獨無快乎然義今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徇不辭於後無以見養素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季世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

自仕非為貧至此引言以明家貧親老不為祿

仕之為不孝也

禮哀公問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七小反

陳氏曰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

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
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別必列切下同

陳氏曰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
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
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
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
與敬其政之本與○治平聲迎去聲舍上聲與平聲下俱同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
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
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爲之本故後言大昏爲大
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之無
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
人禮爲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
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敬之至矣大昏
爲大大昏旣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

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
 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
 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
 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
 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
 擴而克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
 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
 其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
 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音燻
 陳氏曰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
 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
 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畧有以進教我也
 ○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

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與平聲

陳氏曰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為耻國以不興為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治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與平聲愾音迄大音泰

陳氏曰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

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爲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爲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爲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

禮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好去聲

方氏曰：納采者，納鴈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旣達矣，則宜貴

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
 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
 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反办

○迎去聲先去聲卺音謹醕以

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卺而醕

者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一片以
 醕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程子曰奠
 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
 也○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
 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
 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為節者
 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其
 牢則不異牲合卺則不異爵合卺有合體之義其
 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

而不相離矣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別必列切冠去聲朝音潮陳氏曰父子親而后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

禮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陳氏曰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也受幣然後親交之禮分定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名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必列切

陳氏曰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於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禮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取俱去聲見音現下同

陳氏曰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日乃見於廟祝詞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卽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

三月廟見太濶家禮謂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則得之矣

禮 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取遠並去聲別必列切

陳氏曰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迎先並去聲別必列切下同

陳氏曰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去聲帥入聲知音智

陳氏曰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於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婿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

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立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

可以不致敬乎

○齊音齊下同

陳氏曰服立冕而致齋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

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

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

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立冕齊戒乎

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罍陶瓠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

饋舅姑卒食婦餞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卒子恤反餞音俊

陳氏曰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其

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

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

盥潔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守先人之遺業奉先人之祭祀以身承之者也

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禮記曰昏禮萬世

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子姓蕃衍肇於此矣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娶妻以嗣親猶孝經言續也謂自此以後傳世無窮也郊特牲謂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言猶嗣親也

禮曲禮賀取妻者曰某子使其聞子有客使其羞取

去聲

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

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禮坊記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坊與防同別必列切取去聲從茲

弓切告
音谷

陳氏曰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故婚姻之道通百

世而無弊也噫禮其嚴矣哉

春秋

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履緌音須左傳作裂緌紀

大夫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

胡氏曰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

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
秋之始名宰啗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
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引此以見不親迎者之廢禮也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氏曰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
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
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

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
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引此以見喪制未終而圖婚者之非禮也

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胡氏曰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
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
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
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
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

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因喪制未終而圖婚故娶在三年之外亦有貶辭焉書之曰逆婦謂其意中久已視爲婦也不書至謂其意中久已視至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以有愧於夫人正始之道也皆春秋誅意之法耳

春秋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胡氏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

專親肩言 卷八
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胡氏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卽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概指爲有姑之辭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詩大雅文王之什緜之章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馬叶滿補反
滸音虎下叶後

反五

朱子曰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
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
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

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古公避狄之難遷國圖存孟子直指大王好色
愛妃古人斷章取義文多類此此所引者以明
室家之事在所重也

詩大雅文王之什大明之章大邦有子俶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俶牽遍反
迎去聲下同

朱子曰賦也俶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俶譬也孔
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

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桴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引此以見文王崇尚親迎之禮也

小學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婚姻論德不論財不準德行不審家法徒慕富貴妄結伉儷男未必爲賢士女未必有婦德或滋後日無窮之悔焉爲宗嗣爲門第不得不擇婿擇婦以聯婚配此家道之隆替子孫之興衰所係事之至重者也

小學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孀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取去聲

娶婦配身有不可娶孀婦之理女一從夫有不

可再嫁之理後世婚姻論財或家貧不能娶婦
因儉於財而苟娶孀婦者矣又或中年老年喪
偶不得娶處女因冒昧娶孀婦以為之配者矣
此男子之失道也亦已多矣婦女喪所天或為
饑寒所迫或無子更無家眾可倚或族親悍虐
爭產侵凌或強橫屢遭不能安身於是有再嫁
他人者矣其為婦女之失道也豈少哉男子與
婦女失道其中雖有情之可憫者然決以古今
之正理男子當不可娶失節之婦以配身婦人

必不可因他端之難處而失節再嫁也

家禮 初昏婿盛服主人告于祠堂

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

若某親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先以桌子設酒注盤盞于堂上主人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

設婿席于其西北南向婿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婿席前婿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婿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為家事

此即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也

壻出乘馬

以二燭前導

至女家俟于次

壻下馬于大門外入俟于次

女

家主人告于祠堂

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

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遂醮其女而命之

女盛飾姆相之立于

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于母

左父起命之日敬之戒之夙夜無違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階上為之整冠歛帔命之日勉之敬之夙夜無

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送至中門之內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日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

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

此即昏義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

於門外壻執鴈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也○昏

禮親迎之日主人醮子而命之迎女家主人亦

醮其女而命之此節目之最重者蓋在男則醮

於客位以迎爾相承宗事為重在女則醮於客

位示以敬戒無違之道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

無再醮之禮不言可知矣今定制凡封典施於

其人之妻者特申明再醮不得與之條此重廉

恥勵風俗之要旨也行昏禮者獨忽此一節不

講吾願守禮之君子毅然復古毋於其最重而

忽之可也○不娶絕祀不孝正解也至娶妻之

道必有行媒必備六禮奠鴈御輪醮子醮女不用樂不賀盟餽廟見孀婦不娶居喪不娶皆其節目之不可缺者故一一及之

自哀公問至此引言以明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之為不孝也

事親庸言卷八終

事親庸言卷九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第九

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朱子曰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朱子曰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朱子曰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

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

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朱子曰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

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

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

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引此概言世俗所謂不孝有是五者下卽五者分解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朱子曰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

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樂佚遊樂宴樂男棄職業於外女廢機杼酒漿於內家道荒矣怠於體者墮於業理固然也

小學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自益者三樂至此引言以明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之不孝也

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朱子曰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為博奕猶賢乎已此孔子不得已之微辭也勸其用心始為博奕之論激其為之之志也為孝

弟為忠信其為之之實不亦美乎孟子指博奕為戒亦不得已之微辭也珍禽走馬靡麗侈泰

之物凡百玩好皆以紛其養親之心皆足衰其養親之事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凡足奪其養親

之行者奚足尚乎

孟子

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朱子曰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

拜昌言

禮

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

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酒先典切言言
讀作閭閭辟音僻

陳氏曰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閭閭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後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禮樂記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綴音拙以樂哀樂
所樂音洛分去聲

陳氏曰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
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
而言則大事為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

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十音以豉反○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日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先王制禮慮後世之以酒喪德有至深遠矣後世使酒罵座或為長夜之飲以圖娛樂不旋踵而敗亡日至其愚深可惜哉

禮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

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

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音齋醴音醴齊醴齊之齊去聲

陳氏曰承奉事之也醴齊醴齊澄酒此三酒味薄

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

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

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

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

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

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盞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禮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音解

遠去聲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盞也賓飲酒既盞而拜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齊才又切啐取肉切為去聲

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齊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呂氏曰敬禮

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

○說音脫
莫音暮

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而鄉飲禮畢猶

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陳氏曰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禮射義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

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平聲

陳氏曰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矢射者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書周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氏曰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咨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氏曰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

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蔡氏曰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醕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蔡氏曰小子小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蔡氏曰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蔡氏曰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蔡氏曰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
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
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
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
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
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
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
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
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
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
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
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蔡氏曰徂往也輔佐文王徂日之邦君御事小子

也言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六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蔡氏曰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廸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

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有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尙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蔡氏曰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
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
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
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
上文御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鄰知反

○盡乞力反
很下怨反罹

蔡氏曰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
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
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
非彝秦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
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
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

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
 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邑
 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
 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
 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
 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
 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蔡氏曰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
 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監人之妍醜而已
 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
 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
 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折艾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人
反圻與畿

蔡氏曰劾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隣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涵于酒也茲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茲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迺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涵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劾茲之意剛果用

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况

庶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蔡氏曰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始惟教之

蔡氏曰殷受導廸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湏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蔡氏曰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
 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涵于酒我
 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蔡氏曰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
 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涵酒則民之涵酒
 者不可禁矣

詩小雅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富叶筆力反
 又叶夷益反

朱子曰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
 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
 謂不為酒困也被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
 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
 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
 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詩小雅賓之初筵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
 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

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

○借音皆叶舉里反設叶書贊反
醕音酬抗叶居郎反的叶丁藥反

朱子曰賦也初筵即初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

秩有序也楚列貌殺豆實也核遵實也旅陳也和

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

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

位是也舉醕舉所奠之醕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

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

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

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

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

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

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

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

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

一至於設鐘鼓舉醕爵抗大侯張弓矢而眾耦拾

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奏叶宗五反衍音

看湛音耽叶持林反樂音洛能叶奴金反仇音拘叶音求其又叶音由怡時叶音醜

朱子曰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衍樂烈業洽合也

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

錫之也爾王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

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齋室人有室

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浥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

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

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

如此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反叶分

分邇反舍音拾忸音彌

朱子曰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怩怩媢媢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日既醉

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號音毫呶音饒傲

音欺郵叶于其反僂音娑福叶筆力反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

朱子曰賦也號呼呶謹也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

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

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

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

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

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否叶補美反大音

秦息叶養里反殺音古識叶音失志又叶夷益夷豉二反

朱子曰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

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
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
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
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
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息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
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
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
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又曰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

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讀此詩雖以武公睿聖猶不能不飲酒而悔過
焉然則酒之爲禍大矣哉安可不重以爲戒而
遏人欲於將萌也

詩

大雅蕩之什蕩之五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

俾晝作夜

○涵音免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消反呼去聲夜叶羊茹反

朱子曰賦也涵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

沉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詩大雅蕩之什抑之二章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行去聲訆音呼告叶古得反

朱子曰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訐大謨謀也大謀

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

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

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

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

其謨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

下法也

抑之三章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

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今

叶音經政叶音征湛音躡酒叶于小反女音汝樂音洛共音拱刑叶胡光反

朱子曰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尙

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汝言

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

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取先王所行之道也
共執刑法也

抑之四章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
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邊蠻方

○尙叶平聲兵叶
輔亡反邊音別

朱子曰賦也弗尙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
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尙則無乃淪陷相
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
蠻方之遠細而寢與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
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
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小學柳玘嘗著書戒子弟有云崇好優游耽者麴蘖

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晦

小學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

曉之有云戒爾勿者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
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博奕飲酒同一戲淪之心也不務正務聚朋戲

逐暢飲酣歌羣小狎侮日惟燕間歡笑曠時廢

業安有父母在其意中乎雖父母督之不聽也
其善端屈抑之至也○酒之爲用甚大歷觀古
人用酒之意始知古人以禮防酒之患誠具深
心孔子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事愈卑而辭愈
謙學者知所戒焉是亦過欲之一事也烏可忽
諸

自飽食終日至此引言以明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之不孝也

事親庸言卷九終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第十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

胡氏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
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

微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春秋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日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與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胡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論語魯人爲長府

朱子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朱子曰仍因也賁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賁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賁而不必改也

禮

內則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

枕斂篋而襴之

○奉上聲鄉去聲縣音
之篋結叶切襴音獨

陳氏曰將坐旦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卧席也將衽謂更卧處也長者奉此卧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為安卧必篋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篋又以襴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污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

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

食

○敦音對卮音支
匱音移餽音俊

陳氏曰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偏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為墜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匱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餽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餽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陳氏曰佐餽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餘也既食恒餽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子婦事父母舅姑如此安所容其私乎私妻子者孝之道未明也明此則不至私妻子矣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數

音朔

陳氏曰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陳氏曰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

觀此二節則私妻子之事益無所用之矣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陳氏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陳氏曰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視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

陳氏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願父母一
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出
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
富貴不去

以上八節私妻子之反也

禮坊記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
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陳氏曰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
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
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
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
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
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今之人皆言慈不言孝矣慈於子者厚自孝於
親者薄飲食衣服惟恐子之不足焉者故室內
私釜筐中私帛皆以食其子衣其子也且美味
私之於子惟恐嗜之不甘繡衣私之於子惟恐

服之不耀至父母之在堂上也惟隨眾為藜藿
 之食則毫不動念焉仍舊為敝垢之衣則全不
 留意焉私其子則私其妻衣之食之計無不周
 謀無不至若缺此焉未嘗有一息之寧也幾曾
 見有移此心以致之父母者乎故曰言孝不言
 慈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好貨財私妻子者
 其亦可讀此而思所改圖矣

孟子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朱子曰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
 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
 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
 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好貨財悖父母營貨利也如放債取利刻深豁
 豁之計為之者多矣父母豈盡知乎私妻子置
 父母戀妻子也父母百般之勞見如不見聞若
 罔聞者矣妻子一事之勞咨嗟形於色愛惜發

於聲者矣此微焉者也大而顯爲犯亂之形凡
虧父母之恩者無非此私念遺之更何恤乖兄
弟之義釀子孫之禍也○好貨財未有不私妻
子者私妻子未有不**好貨財者此相因之勢也**
○好貨財者中心暗塞存發無非自便之私豈
能於妻子而不私苟不私妻子必易暗塞而光
明矣私妻子者中心蔽錮小大無非違理之好
豈能於貨財而不好苟不好貨財必撤蔽錮而
坦白矣好貨財私妻子者亦曾好竭力私父母
乎誠自返而自悔焉其孝之萌乎

自初稅畝至此引言以明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之不孝也

宋仁宗紀史臣稱仁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
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
啟無窮之殺燕私嘗服浣濯帷帶衾裯多用繒絁或
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
不堪也

此不從飲食衣服之欲者

漢文帝紀 鑑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
 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

此不從宮室衣服之欲者

書 周書旅獒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
 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獒牛
刀反

蔡氏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

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
 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
 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
 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
 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呼獒
 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
 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
 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日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氏曰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蔡氏曰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盡子
忍反

蔡氏曰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

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
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蔡氏曰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
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蔡氏曰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
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蔡氏曰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
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
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
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蔡氏曰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
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

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蔡氏曰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似細行一簣指受葬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蔡氏曰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名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漢文帝紀癸亥二年綱四月令四方母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復來獻

漢武帝紀元狩三年鑑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

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

宋仁宗紀至和元年綱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上四段皆不從珍異之欲者

宋仁宗紀皇祐辛卯三年鑑詔州縣自今勿得獻瑞物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昆蟲之異焉足尙哉免孝標官戒天下勿獻

此不從符瑞之欲者

漢文帝紀綱丁丑十六年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

陰廟書法前書作五帝廟親祠之此又書改元治汾陰廟譏惑也使不速悟誅平豈不爲帝盛德累

哉先是方士方外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闕下獻之

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

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侯日再中侯推測也前期

而言也言日景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

年爲元年平又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伺出鼎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漢武帝紀壬辰四年綱三月帝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上二段皆不從貪生之欲者

宋真宗紀鑑辛亥四年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舉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音及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羣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鷄山鹿並形奏簡秋旱

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與聽于民國將以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此不從淫祀之欲者

唐高祖紀武德八年綱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

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

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

張六道

三塗即三慾也一日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也二日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也三日貪慾

門下尸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

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

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

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

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良祿長年久自後

主庸臣佞政虐祿短梁武齊衰足為明鏡今天下僧

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

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議其事惟太

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

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
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
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蕭瑀之謂矣瑀
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
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除天下
佛法

丁氏曰傅奕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
言皆以闢佛爲事是以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
大蠹且其識聖賢之教悟死生之理卒年八十五
雖病未嘗問藥遺言戒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
獨見之士褒之若瑀爲梁武後裔則其家教相傳
崇尙妖佛無惑乎其昏謬若此也

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傅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
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太宗試之驗
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
能行僧呪奕奕無所覺僧僵仆死奕不信佛戒諸子
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議傳以行於
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

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以上二段皆不從邪術之欲者○耳目之欲無窮奚啻淫聲美色為喪德之場其喪德也淫聲美色為尤甚以此固其根種種從欲之事靡弗相因而至者此自然之勢也故引數段以言其概

自史臣稱仁宗語迄臣至此引言以明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幾之不孝也

中庸子路問強

朱子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朱子曰抑語辭而汝也○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參參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警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朱子曰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又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個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曰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曰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中庸哀公問政章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

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好近乎知之

知並去聲

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論語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又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又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又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到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

論語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音汝

朱子曰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音去聲

朱子曰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于路

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朱子曰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孟子交隣國有道章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朱子曰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歸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朱子曰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

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子曰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

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

侵阮徂其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

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朱子曰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

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

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

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
 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子曰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
 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
 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
 交隣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
 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
 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禮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

醜夷不爭

○清七性切
省悉井切

陳氏曰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
 安否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
 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壹於遜讓

孟子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
 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
 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朱子曰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日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朱子曰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王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朱子曰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

之勇則未知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
憚之憚反

朱子曰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徃徃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朱子曰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易損卦大象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直升反

朱子曰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蔡氏曰懲忿窒欲只在損上來不在山澤字來○孫氏曰顏子不遷怒是從懲忿工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造來

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朱子曰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朱子曰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

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

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

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

疑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

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

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

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

彌高而德彌邵也

好勇鬪狠危及父母者逞血氣而不由天理之正也血氣所宜化也天理所宜存也存天理化血氣非學以克之莫之能也○勇不本乎理義鬪惟逞乎血氣此學者之大患也能學以涵泳乎理義則可爲曾子之自反可爲文武之安民勇斯大矣不然爭鬪忿狠以危父母烏足言勇哉

自子路問強至此引言以明好勇鬪狠以危父

母之不孝也

不孝之五者孰有踰於聲色貨利乎聲色貨利
蟠根於中安有不惰四肢者安有不私妻子者
安有不逞忿狠者○五不孝者卑寒之士有之
簪綬之家或尤甚焉鄙野之夫有之誦讀之輩
或益熾焉蓋世風靡靡俗尚類然相顧而安恬
不爲怪此其所以爲世俗之不孝也明理之君
子宜慎所處而思化俗之道焉○世俗之人有
是五者不足責也柰何學士大夫家亦有是乎

士大夫者世俗之倡也以此倡之下之尤而效
之者甚矣○聲色貨利之人務豐衣食視父母
之衣食可不必豐也務美田產視父母之田產
可不必美也與父母分僕從計財貨之豐約甚
而背父母匿金錢幣帛以及絲枲器用之屬比
比皆是今世士大夫家試平心揣度有是否乎
無是則孝矣有是不過爲世俗中仕宦人而已
令人指爲世俗中仕宦人反不如純藝黍稷肇
牽服賈者之得與於孝養也可慨也夫

以上四段再即五不孝通論之

事親庸言卷十終

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到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

論語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音汝

同下

朱子曰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
去聲

朱子曰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

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朱子曰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孟子交隣國有道章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朱子曰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節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朱子曰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

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子曰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

也邊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

侵阮徂其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

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朱子曰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

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

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

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朱子曰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隣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禮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

醜夷不爭

○清七性切
省悉井切

陳氏曰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壹於遜讓

孟子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朱子曰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日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朱子曰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王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朱子曰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

之勇則未知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
慄之慄反

朱子曰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慄恐懼之也徃徃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朱子曰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易

損卦大象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懲

直升反

朱子曰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蔡氏曰懲忿窒欲只在損上來不在山澤字來○孫氏曰顏子不遷怒是從懲忿工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造來

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
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朱子曰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
平聲

朱子曰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

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龐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

彌高而德彌邵也

好勇鬪狠危及父母者逞血氣而不由天理之正也血氣所宜化也天理所宜存也存天理化血氣非學以克之莫之能也○勇不本乎理義鬪惟逞乎血氣此學者之大患也能學以涵泳乎理義則可爲曾子之自反可爲文武之安民勇斯大矣不然爭鬪忿狠以危父母烏足言勇哉

自子路問強至此引言以明好勇鬪狠以危父

母之不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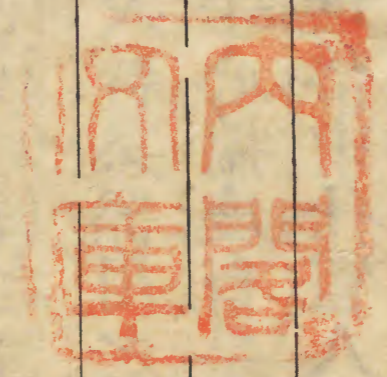
不孝之五者孰有踰於聲色貨利乎聲色貨利
蟠根於中安有不惰四肢者安有不私妻子者
安有不逞忿狠者○五不孝者單寒之士有之
簪綬之家或尤甚焉鄙野之夫有之誦讀之輩
或益熾焉蓋世風靡靡俗尚類然相顧而安恬
不爲怪此其所以爲世俗之不孝也明理之君
子宜慎所處而思化俗之道焉○世俗之人有
是五者不足責也柰何學士大夫家亦有是乎

士大夫者世俗之倡也以此倡之下之尤而效
之者甚矣○聲色貨利之人務豐衣食視父母
之衣食可不必豐也務美田產視父母之田產
可不必美也與父母分僕從計財貨之豐約甚
而背父母匿金錢幣帛以及絲枲器用之屬比
比皆是今世士大夫家試平心揣度有是否乎
無是則孝矣有是不過爲世俗中仕宦人而已
令人指爲世俗中仕宦人反不如純藝黍稷肇
牽服賈者之得與於孝養也可慨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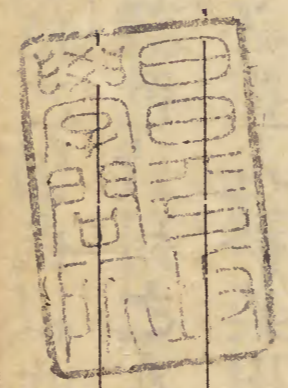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卷十

以上四段再即五不孝通論之



事親庸言卷十終



天保十西

